



风雨小品

唐 强

狂狷人生

——人物小记

华岳文艺出版社

狂狷人生

——人物小记

唐 弢

华岳文艺出版社

风雨小品
狂猜人生
——人物小记
唐 骏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0印张 3插页 159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549-245-X/I·182

定价：4.05元



目 录

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	(1)
琐 忆·····	(10)
民族的杰作·····	(19)
——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	
永恒的怀念·····	(23)
——悼郭沫若先生	
侧 面·····	(36)
——纪念茅盾先生	

一件小事	(52)
“待旦”解	(56)
记郁达夫	(61)
两诗僧	(68)
话说《文心》	(73)
——献给圣老	
从绚烂转向平淡	(76)
——记夏丐尊先生	
狂狷人生	(81)
——记念郭绍虞先生	
古槐书屋	(89)
读《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95)
剑三先生	(100)
印象	(107)
——关于章锡琛先生	
忆西谛	(112)
西谛先生二三事	(125)
文学史家的瞿秋白	(136)
景宋先生	(142)
追怀雪峰	(153)
我所知道的冯雪峰同志	(177)
感谢你，丁玲同志！	(198)
记黄药眠	(198)

别了，用之！	(205)
纪念一个友人	(210)
——《自由谈杂文选》代序	
关于任叔	(217)
诗人徐雉	(231)
——《徐雉的诗和小说》序	
写于悲痛中	(239)
——悼靳以	
圣泉纪念	(244)
同志的友谊	(248)
——悼石灵	
悼木斋	(253)
海的叹息	(258)
——周木斋《消长新集》代序	
鲁迅和周木斋	(268)
附 录	(279)
《也谈鲁迅和周木斋》（陈福康）	
怀石西民同志	(283)
悼绥之同志	(289)
我和象贤	(291)
后 记	(313)

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是十几年前，在上海三马路（汉口路）古益轩菜馆里，这菜馆的闭歇恐怕将近十年了吧，然而说来奇怪，我却至今还记得这店名。其中自然是有些原因的。那时候我还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想到将要会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碰巧在名称起得这么“古色古香”——甚至于还有点“古怪”的菜馆里。在接到请柬的时候，不免想了一想。也许就因为这一想，我才把菜馆的名称记住，直到现在还不曾忘掉了。

否则决不会有这样好的记性。

请柬的具名人是黎烈文，其时他正编着《申报》副刊《自由谈》。《自由谈》并不是同人刊物，我不过偶而写些短稿，每月四五篇，就这么作

为彼此之间的成例。旧的一年过去了，要让投稿者有机会欢叙一下，编辑先生就自掏腰包，请起客来。但一面似乎也是为郁达夫先生夫妇饯行，因为当天下午，他们要回到杭州的风雨茅庐^①去。

那一天我到的不算迟，然而先我而至的已经有好几位，除了主人黎烈文外，还有鲁迅先生，钱杏邨先生，郁达夫先生夫妇。随后来的是胡风，接着是曹聚仁、徐懋庸、陈子展诸先生，到得最迟的是林语堂、廖翠凤两位，当他们夫倡妇随的走进来时，我们入席已经好一会儿了。

鲁迅先生很健谈。经过介绍之后，他笑着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

……

“周先生知道陈代是谁吗？”我有点局促不安地说。

“大概是邵洵美吧。”黎烈文在一旁插嘴。

“我看他还做不到这样。”鲁迅先生回过头来说，“《现代》上又有一篇在骂你，见到没有？”

我说已经见到。鲁迅先生接着便问我是不是姓唐，我告诉他用的是真姓真名，他哈哈地笑着说：

^①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后，移家杭州，自己修盖的住房额曰风雨茅庐。

“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这指的是他曾用唐俟这笔名。据说周、唐、何源出一系，所以他间或还署“何干”或者“何家幹”。“干”和“家”似乎和光复会的代号有关系，因为鲁迅先生曾经加入光复会。那天他穿的是蓝灰色华达呢皮袍子，黑色橡胶底跑鞋，上半截是老人，下半截是青年，从服装看，是很不调和的，然而我必须修正自己的话，在他身上，这一切实在太过调和了。

他是一个永远年轻的老人。

我开始觉得这老人的可亲。他慈祥，然而果断；说话有分量，却无时不引人发笑。大家围坐一桌，七嘴八舌的谈起来：从骂人谈到批评，从检查谈到翻译，从暴露文学谈到人肉馒头，……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说的：有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鲁迅先生说，“我是自己先抽去几根骨头，否则，连‘剩下’的也不剩。”（《花边文学·序言》）就是吃饭前围坐闲谈中讲到的。他的意思是，作者倘不先将犯忌的内容避开一些，文章就根本无法发表，那是连“剩下来”的也不剩了，凡是那时投过稿的人都有这体会。接着谈到《水浒》，谈到新近

将这部书译成英文的赛珍珠^①，林语堂连声吹捧，赞不绝口，他说《水浒》里切口土话太多，很难翻译。他校读了赛珍珠译本的第一回，除了有一处将朝廷的“朝”误译成朝见的“朝”（Presence）外，找不出什么错误，不象过去，有人竟将武松打虎时称老虎为大虫，直接译成Great Worm，弄得狗屁不通。郁达夫先生笑着说：

“这样说来，李逵嘴里的‘鸟官’，就该译作Bird Officer了。”

大家听了都哄笑起来。林语堂接着又夸奖赛珍珠，说多亏她的译本，使这部名著全球闻名，出版后国外评价很高，轰动一时，甚至有人比施耐庵为荷马^②，想不到中国也有《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的作品；不过赛珍珠本人很担心，因为书

①赛珍珠（Pearl S. Buck），美国女作家，出生中国，著有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大地》、《爱国者》等书，由于她的资产阶级观点，未能对中国人民生活作真实正确的反映。

②荷马（Homer，约公元前9世纪在世），古希腊诗人，生于小亚细亚，是一个到处行吟的盲歌人，采用传说编成史诗，相传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欧洲文学史上对于荷马是否确有其人，曾有争论。

里写了开黑店，吃人肉，正当“小猪八戒”^①、“闲话扬州”^②案连续发生的时候，也许有人会说她有意暴露中国人的野蛮。

达夫先生说：

“那算什么！外国人一样吃人肉！”

林语堂又说《水浒》书名译得好，《四海之内皆兄弟也》（All Men Are Brothers），设想极妙，符合全书的精神。鲁迅先生表示不同意。他说：

“便是山寨里，也有主仆，有上司下属，哪里都称兄弟？”

席间，说话最多的是林语堂、陈子展、郁达夫三位，而每次谈到一个问题，鲁迅先生终有他精辟的意见。我不明白他头脑里怎么装得了那么多逗人发笑，引人深思的资料和见解！

席半，大家抽起烟来，这就又触动了《论语》派名士林语堂的话匣，不劝人不吸烟是他的信条，

① “小猪八戒”，北新书局出的一本童话《小猪八戒》，里面触犯回族禁忌，引起抗议，北新一度停业，改名青光书局，当时称“小猪八戒”案。

② “闲话扬州”，易君左著《闲话扬州》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内描写扬州风俗习惯，为扬州人所反对，经调解后，由中华书局登报道歉。

曾皇皇的公布在杂志上。这回碰到了烟不离嘴的鲁迅先生，他问：

“你一天吸几支烟？”

“大概很多吧，我没有统计过。”鲁迅先生回答，“你是不是替《论语》找材料？”

“我准备广播一下。”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先生直率地说，“每个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很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这位名士不则声。据我后来知道，在这一时期，鲁迅先生对林语堂是很尽了一点净友的责任的，有几次还吵得面红耳赤。他推崇他写《剪拂集》、被指为“学匪派”当时的战绩，却很不以他谈闲适、讲自我、提倡幽默为然。他以为林语堂应该做一些于文化真正有益的工作。他的英语根基好，可以翻译西洋的古典名著，这在中国是十分需要的。但林语堂却回信说，翻译是老年人的事情，自己现在还不至于要做这样的工作。他不但拒绝鲁迅先生善意的规劝，还暗暗地讥嘲鲁迅先生，讽刺他做翻译工作没出息。这样，鲁迅先生就只好保持缄默。直到他后来大骂左派，反对革命，完全在政治上暴露了本来面目，鲁迅先生就不再勉强劝告而从文字上公开给予反击了。

当时他不答腔，说明已经不愿回头。主人看到这光景，便把话扯开去，一面站起身来，殷勤地替郁达夫先生斟酒，映霞女士竭力从旁阻止，说达夫近来身体不好，遵从医生嘱咐，不能喝酒。子展先生问：

“到底是太太的命令，还是医生的命令呢？”

达夫先生望着王映霞笑了笑。

于是两位太太就比起管家的本领来。自然，丈夫也在被管之列的。郁太太的是放任政策，林太太的是“科学”方法——在太太管教之下，吃饭、散步、写稿，都有一定的时间。

大家不约而同的朝着林语堂看。

林语堂还是扯开去。他谈女人，谈贞操锁，谈雍正帝，谈旗人婚礼，一直谈不完。

最后，主人说出主意来：要大家经常为《自由谈》写稿。

“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鲁迅先生打趣说，“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呀？”子展先生问。

“该骂的多着呢。”

“怎么骂？”

“骂法也多着。”

不知谁接上说：

“鲁迅骂的，终不坏。”

于是谈风又转到骂和批评上。鲁迅先生的所谓骂，除了揭发时弊，抨击反动，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政治斗争外，对于个人，其实倒是思想批评和思想斗争深刻的典范，和粪帚式的随意糟蹋别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郁太太王映霞插嘴说：

“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①
大家便哄笑起来。

“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林语堂说。

鲁迅先生也笑着，一面又自己解释：“是的，我的孩子也骂我。有一次，他（指海婴）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睡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的没有方法对付他。”

大家又哄然笑起来。

在述说着这样的故事的时候，鲁迅先生总带着和善的笑容，使人感到蕴藏在老人心头的爱。这爱

^①海婴当时还不满五足岁，所以把天真的孩子的意见，引为笑谈。

是博大的。一直到后来，我听他讲“义子”的故事，讲顽皮学生的故事，以及讲着抱着单纯想法的革命青年的故事的时候，也仍然领会到同样的爱，反激起我曾经有过的同样的感觉。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初稿

附 记：这篇文章脱稿以后，从十年动乱发还的记录本中，发现当时写的几页手记。根据事实，修正一过，无论是出席的人，还是谈及的话，都较原来更为完备，更近事实，喜极记此。

一九七八年十月记于北京

琐 忆

鲁迅先生有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当我还不曾和他相识的时候，时常听到有人议论他：“鲁迅多疑”。有些人还绘声绘色，说他如何世故，如何脾气大，爱骂人，如何睚眦必报。总之，鲁迅是不容易接近的，还是不去和他接近好。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众口铄金，积毁销骨”^①，一次一次的造谣毁谤，也可以将真相埋没。我于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不过也曾有过一个时期，的确很想见见鲁迅先

^①语见《史记·张仪列传》：“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变换笔名。我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上投稿，偶尔写些同类性质的文章。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由于产量不多，《自由谈》以外又不常见，那些看文章“专靠嗅觉”^①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的名下，并且施展叭儿狗的伎俩，指桑骂槐，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自己作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去承担责任呢？我觉得十分内疚，很想当面致个歉意，但又害怕鲁迅先生会责备我，颇有点惴惴不安。正当想见而又不想去见的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却不期而遇地晤见了鲁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鲁迅先生接着说：

“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出于意料之外。我立刻紧张起来，暗地里想：这回可要挨他几下了。心里一急，嘴里越是结结巴巴。鲁迅先生看出

①《准风月谈·前记》：“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